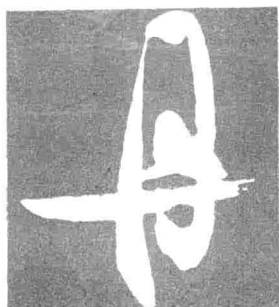




万叶散文丛书

万叶散文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陈 新
插 图：徐启雄

丹

万叶散文丛书（第二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1/8 插页2 字数160,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

书号：10151·706

定价：0.67元



万叶散文丛书 第二辑

目 录

我的哥哥李尧林·····	巴 金	6
书简三封·····	夏 衍	17
枫叶如丹·····	袁 鹰	4
深圳·····	黄 裳	25
凌波仙子与天宝香蕉·····	邹荻帆	32
炽热的心和锐利的笔·····	冯 牧	37
——《马铁丁杂文选》代序		
《启明星》序·····	季羨林	43
红装和武装·····	舒 芜	46
床虱（外一篇）·····	黄苗子 文 丁 聪 画	50
生死之间·····	郁 风 文并画	56
包袱皮儿·····	孙 犁	60
鸣沙山记·····	宗 璞	62
坐茶馆·····	巴 波	65
茶楼·····	柳 嘉	69
边疆小纪·····	艾 煊	73

黎明的剪影·····	胡世宗	77
海上花鸟篇·····	范咏戈	79
海岛鸽群·····	柯 原	83
螃蟹岛·····	徐子芳	86
佘山赶马人·····	张永权	89

凝固的云·····	韩少华	92
海思·····	鲁秀珍	96
十五的月亮·····	高红十	98

· 香港作家之页 ·

休居小辍·····	吴其敏	103
宽严之间·····	曾敏之	107
鸟声·蝉声(外一章)·····	舒巷城	108
爱荷华手札·····	彦 火	111
楼上楼下(外二章)·····	陶 然	115
有朋自北京来·····	唐 琮	118
没有水(外三题)·····	双 翼	122
石碇·石棋盘·····	韩 牧	125

“天鹅绒”·····	萧 乾	128
保姆·····	聂眉初	132
吟诵的回忆·····	屠 岸	135

· 三叶之页 ·

观众的眼泪·····	叶至善	140
戒烟·····	叶至诚	141
骑车·····	叶至美	144

• 散花一束 •

楝树·····	未必	147
赤足的故事·····	姚霏	150
莫干三章·····	纪筱华	152

“小大由之”·····	卞之琳	154
随笔三题·····	俞平伯	158
读诗小识·····	周煦良	162
关于《幼年》答论者·····	骆宾基	165

在马克思墓地·····	唐弢	167
挽蒲古城·····	碧野	171
在卡麦尔镇上·····	王西彦	174
乔治·吉辛和他的《四季随笔》·····	李霁野	179
酸奶里的一只苍蝇·····	[美国]詹姆斯·鲍德温 施咸荣译	187

编后记·····		72
----------	--	----



万叶散文丛书 第二辑

目 录

我的哥哥李尧林·····	巴 金	6
书简三封·····	夏 衍	17
枫叶如丹·····	袁 鹰	4
深圳·····	黄 裳	25
凌波仙子与天宝香蕉·····	邹荻帆	32
炽热的心和锐利的笔·····	冯 牧	37
——《马铁丁杂文选》代序		
《启明星》序·····	季羨林	43
红装和武装·····	舒 芜	46
床虱（外一篇）·····	黄苗子 文 丁 聪 画	50
生死之间·····	郁 风 文并画	56
包袱皮儿·····	孙 犁	60
鸣沙山记·····	宗 璞	62
坐茶馆·····	巴 波	65
茶楼·····	柳 嘉	69
边疆小纪·····	艾 煊	73

黎明的剪影·····	胡世宗	77
海上花鸟篇·····	范咏戈	79
海岛鸽群·····	柯 原	83
螃蟹岛·····	徐子芳	86
佘山赶马人·····	张永权	89

凝固的云·····	韩少华	92
海思·····	鲁秀珍	96
十五的月亮·····	高红十	98

· 香港作家之页 ·

休居小辍·····	吴其敏	103
宽严之间·····	曾敏之	107
鸟声·蝉声(外一章)·····	舒巷城	108
爱荷华手札·····	彦 火	111
楼上楼下(外二章)·····	陶 然	115
有朋自北京来·····	唐 琮	118
没有水(外三题)·····	双 翼	122
石碯·石棋盘·····	韩 牧	125

“天鹅绒”·····	萧 乾	128
保姆·····	聂眉初	132
吟诵的回忆·····	屠 岸	135

· 三叶之页 ·

观众的眼泪·····	叶至善	140
戒烟·····	叶至诚	141
骑车·····	叶至美	144

• 散花一束 •

楝树·····	未必	147
赤足的故事·····	姚霏	150
莫干三章·····	纪筱华	152

“小大由之”·····	卞之琳	154
随笔三题·····	俞平伯	158
读诗小识·····	周煦良	162
关于《幼年》答论者·····	骆宾基	165

在马克思墓地·····	唐弢	167
挽蒲古城·····	碧野	171
在卡麦尔镇上·····	王西彦	174
乔治·吉辛和他的《四季随笔》·····	李霁野	179
酸奶里的一只苍蝇·····	[美国]詹姆斯·鲍德温 施咸荣译	187

编后记·····		72
----------	--	----

枫叶如丹

袁 鹰

春天，绿的世界。秋天，丹的天地。

绿，是播种者的颜色，是开拓者的颜色。人们说它是希望，是青春，是生命。这是至理名言。

到夏季，绿得更浓，更深，更密。生命在充实，在丰富。生命，在蝉鸣蛙噪中翕动，在炽热和郁闷中成长，在暴风骤雨中经受考验。

于是，凉风起天末，秋天到了。万山红遍，枫叶如丹。丹，是成熟的颜色，是果实的颜色，是收获者的颜色，又是孕育着新的生命的颜色。

撒种，发芽，吐叶，开花，结实。

孕育，诞生，长大，挫折，成熟。

天地万物，人间万事，无一不贯穿这个共同的过程。而且，自然与人世，处处相通。

今年五月，曾访问澳大利亚。五月在南半球，正是深秋。草木，是金黄色的；树林，是金黄色的。

一天，在新南威尔士州青山山谷一位陶瓷美术家 R

先生家作客。到时天色已晚，看不清周遭景色，仿佛是一座林中木屋。次日清晨起床，整个青山全在静憩中。走到院里，迎面是株枫树，红艳艳的枫叶，挂满一树，铺满一地。

我回屋取了相机，把镜头试了又试，总觉得缺少些什么。若是画家，会描出一幅绚烂的油画。可我又不是。再望望那株枫树，竟如一位凄苦的老人在晨风中垂头无语。

这时，木屋门开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蹦了出来。她是R先生的外孙女莉贝卡，他们全家的宝贝。小莉贝卡见我凝视着枫树，就跑到树下，捡起两片红叶，来回地跳跃，哼着只有她自己懂的曲调。

最初的一缕朝阳投进山谷，照到红艳艳的枫叶上，照到莉贝卡金色的头发上。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掀动快门，留下一张自己很满意、朋友们也都喜欢的照片。后来有位澳大利亚朋友为那张照片起了个题目：秋之生命。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恍然明白：枫叶如丹，也许由于有跳跃的、欢乐的生命，也许它本身正是有丰富内涵的生命，才更使人感到真、善、美，感到它的真正价值，而且感受得那么真切。北京香山红叶（是黄栌树，并非枫树），自然能使人心旷神怡；若是没有那满山流水般的游人，没有树林中鸣声上下的小鸟，也许又会使人感到寂寞了。

枫叶如丹，显示着长久的生命力。“霜叶红于二月花”经历了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成熟，真正的美。

一九八三年九月

巴 金

我的哥哥李尧林

—

前些时候我接到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编者的信，说香港有一位读者希望我谈谈我哥哥李尧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愿望，他们都是我哥哥的学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们谈论他，还仿佛他活在他们的中间，那些简单、朴素的语言给我唤起许多忘却了的往事。我的“记忆之箱”打开了，那么一大堆东西给倾倒了出来，我纵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把它们放进箱内，才好关上箱子，然后加上“遗忘之锁”。

一连两夜我都梦见我的哥哥，还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醒过来我才想起我们已经分别三十七年。我这个家里不曾有过他的足迹。可是他那张清瘦的脸在我的眼前还是这么亲切，这么善良，这么鲜明。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工作多少时候，但是我

的漫长的生活道路总会有一个尽头，我也该回过头去看看背后自己的脚印了。

我终于扭转我的开始僵化的颈项向后望去。并不奇怪，我看到两个人的脚印，在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南京，我们都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先在上海，后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以后我就开始了独往独来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一切由我自己决定。朋友不多，他们对我了解不深，他们到我住的公寓来，大家谈得热烈，朋友去后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为了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医生摇摇头，似乎说我的肺部不好。这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我并未接到不让参加考试的通知，但是我不想进考场了。尧林不在身边，我就轻率地作了决定，除了情绪低落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不会被录取。

从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尧林还在那里，他报考苏州东吴大学，已经录取了。他见到我很高兴，并不责备，倒安慰我，还陪我去找一个同乡的医生。医生说我“有肺病”，不厉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绍我去找那个在“法租界”开业的医生（也是四川人，可能还是他的老师）。我在南京住了两天，还同尧林去游了鸡鸣寺、清凉山，就到上海去了。他不久也去

了苏州。

他在苏州念书。我在上海养病，办刊物，写文章。他有时也来信劝我好好养病、少活动、读点书。我并没有重视他的劝告。我想到他的时候不多，我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但偶尔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绪不好时，我也会想到哥哥。这年寒假，我到苏州去看他，在他们的宿舍里住了一夜。学生们都回家去了，我没有遇见他的同学。当时的苏州十分安静，我们象在南京时那样过了一天，谈了不少的话，总是谈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我忽然问他：“你不觉得寂寞吗？”他摇摇头带着微笑答道：“我习惯了。”我看得出他的笑容里有一种苦味。他改变了。他是头一次过着这样冷冷清清的生活。大哥汇来的钱不多，他还要分一点给我。因此他过得更俭省，别人都走了，他留下来，勤奋地学习。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觉察出他有一种坚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满足大哥的期望吧。在闲谈中我向他提起一个朋友劝我去法国的事，他不反对，但他也不鼓励我，他只说了一句“家里也有困难”。他讲的是真话，我们那一房正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家里人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大哥正在进行绝望的挣扎，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两个兄弟的“学成归来”。在我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灭了。担子落在三哥一个人的肩头，多么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怜他，总摆脱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我们友爱地分别了。他送给我一支旧怀表，我放在衣袋里带回上海，过两三天就发觉表不见了，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给扒手拿走的。

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大哥的答复是可以想象到的：家中并不宽裕，筹

款困难，借债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话我听不进去，我继续写信要求。大哥心软，不愿一口拒绝，要三哥劝我推迟赴法行期两三年。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三哥写过两封信劝我多加考虑，要我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我坚持要走。大哥后来表示愿意筹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谈谈，让我们了解家中经济情况。这倒叫三哥为难了。我们两个都不愿回家。我担心大家庭人多议论多，会改变大哥的决定。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绩不大，还不如把旅行的时间花在念书上面，因此他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大哥汇了钱给我。我委托上海环球学生会办好出国手续，领到护照，买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轮离开了上海。

出发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写道：

“你这次动身，我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以后你应当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越好。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的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兄年长、经验足，你遇事最好虚心请教。你到法国后应当以读书为重，外事少管，因为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应当特别注意，有暇不妨多运动，免得生病……”

这些话并不是我当时容易听得进去的。

二

以上的話全寫在我住院以前。腿傷以後，我就不可能再寫

下去了。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哥哥的形象仍然时常出现。我也想到有关他的种种往事，有些想过就不再记起，有些不断地往来我的眼前。我有一种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

于是我找出八个月前中断的旧稿继续写下去。

……我去法国，我跟三哥越离越远，来往信件也就越少。我来到巴黎接触各种新的事物。他在国内也变换了新的环境。他到了北平转学燕京大学。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过隐居似的学习和写作的生活。家中发生困难，不能汇款接济，我便靠译书换取稿费度日，在沙多·吉里拉·封登中学寄食寄宿，收费很少。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偶尔也寄钱帮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国的路费就是他汇给我的。

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差得多。他不单是一个“苦学生”，除了念书他还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学家中当同学弟弟的家庭教师，领一点薪金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诉苦，也不悲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来上面。

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业了，考进了南开中学作英语教师。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英语和英语教学，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他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准备“走马上任”。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

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两年，意

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接着他主动地从天津来看我，同我谈了一个晚上。他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吧。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去年我的侄儿还回忆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汇款的情况。

这一次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后又送他到南京，象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样，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们在一起没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的小说《激流》刚刚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他也知道我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大的牺牲。后来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学季刊社，他也来看过我。同他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我过去所想象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他甘心做一个穷教员，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看电影是他唯一的娱乐；青年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为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轻时候的勇气和锐气完全消失了。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纯真。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过爱情，他总是认为自己穷，没有条件组织美满的小家庭，不能使对方幸福。三十年代我们在北平见面，他从天津来参加一位同学妹妹的婚礼。这位女士我也见过，是一个健美的女性，三